

之前的门外车水马龙，画廊里相对冷清，路过的人总觉得高大上，不敢推进而入，**M50 则不一样，在这里，艺术磁场让无论艺术家还是普通观众，都能舒适自在地走进艺术作品。**

术”主基因链不动摇的前提下，最大程度地集聚文创领域的企业与人才。

梵赫德，一个新锐艺术空间，2018年，从西岸搬来M50，看重的恰是这里自然生长的艺术氛围。早晨遇见时微笑打招呼，午后撞见了一起吃意面，东家有展览，西家立马可以搭把手，以前在西岸骑上小黄车挨家挨户串门交流的日子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12月5日，90后青年艺术家刘通个展在梵赫德开幕，两个新锐能量的碰撞，将时间、空间、能量、情绪等概念融合，借助“面具”这个具象形式来投射对人与人之间能量传递、情绪影响等主题的思考和认知。倪嘉说：“喜欢刘通的原因，不外乎她的不拘一格，风格也不局限一种，她的概念行为区别于其他画作，是真实与虚拟世界的糅合。”

目前在M50的单位以艺术机构和设计创意公司为主，粗略统计有150多家，分别来自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中还包含了竹编、陶艺、银饰等特色项目。那些原本束之高阁的艺术品，开始真正服务于公众生活，也成为M50未来的转型重点。

## 艺术社区，打开新世界

在薛峰关于绘画的思考中，今天的上海已经积累出不同的文化肌理，浦东陆家嘴是新时代的场域，外白渡桥见证了百年历史，新旧之间可以交叉共存。公众更多的关注点在于，在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里面，有什么样的空气、土壤、区域、历史文化，才可以营造出这样的城市，才可以在这样的城市里出现这一类人。

2016年，香格纳画廊主空间迁往西岸，2020年，香格纳在M50的空间处于一种“蛰伏”状态，或多或少会有人担心今后一些专业的机构、藏家来M50的机会就少了。但像林泓一样，很多资深的M50人并没有这样的担忧。有离开有进驻，随遇而安，这才是艺术的常态。

盛立宇，曾经从事过媒体的上海人，他还有一个身份——

醍醐空间创始人。2013年，他和爱好艺术的大学同学一起，在拉萨南边的一处地方开设艺术空间，以及三个文创店。在此之前，你很难想象，这位带着金边眼镜的上海人会跨越地域，和西藏当代艺术产生交集。“我想带他们走出西藏，扎根到上海来。”

2016年，醍醐空间选择在高安路衡山路路口“落户”，今年9月，搬进M50的新艺术空间，举行了首场群展。“之前的门外车水马龙，画廊里相对冷清，路过的人总觉得高大上，不敢推进而入，M50则不一样，在这里，艺术磁场让无论艺术家还是普通观众，都能舒适自在地走进艺术作品。”盛立宇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更好地“敞开大门”，是他入驻的理由。

搬迁两个多月，尽管大众点评上还未更新位置信息，但观展的人们一路追到这里，一些粉丝写道：“看到西藏两个字，一开始有点抵触，心想不要用那些绿松石、牦牛皮之类的陈词滥调来唬人，但走进去发现，完全没有高原反应，反而打开了新世界。”

在这个以藏族艺术家为主的群展里，贡嘎嘉措的几幅拼贴画，意大利艺术家Leonardode的电子菩提树，让人觉得大脑里的神经元，各种连接缠绕，却丝毫不觉得纠结难受。“唐卡奥特曼”作者索喃次仁，也因此有了出路，从遥远西域向摩登都市走来。作为来自边境小城亚东的藏族艺术家，索喃次仁的视野放眼全

在M50举办的Unfold上海艺术书展。

